

太上感應篇卷之三十

退七

李昌齡傳 鄭清之贊

又諸橫取人財者乃計其妻子家口以當之漸至死喪若不死喪則有水火盜賊遺亡器物疾病口舌諸事以當妄取之直

傳曰魏明太后常幸絹藏命王公嬪主從行者百餘人各自負絹稱力取之時尚書令李崇牽武王融負絹過重各足踉蹌仆崇傷腰融損足惟侍中崔光止取兩足太后恠其取少對曰臣兩手惟堪兩足由是衆皆大沮慚愧無地嗟乎世人臨財多是如此惟其如此是以橫逆之財亦所不問夫豈悟太上有如是之戒冒之便當掘如是之禍乎昔韋公幹為瓊州牧瓊多高文去陔皆奇木也公幹驅匠沿海採伐至有不中程而以斤自刃者又竭夷獠膏血鞭撻過酷及受代具二大舟一實高文器雜以銀一實陔陸器雜以金浮海而歸行未百里二舟俱沒非水災而折之者乎呂師造為池州刺史剽竊公帑侵漁百姓厚載

而歸舟泊竹篠忽有一道士狀如狂醉躍入舟中直穿而過隨所穿處火即隨發一舟之物盡成煨燼惟舟與人了無所傷非火燒而折之者乎丁晉公敗朱崖至龍門尚彭華店忽遇巨盜盡失所有所寶玉枕

今在穎陽富家盜所質也非盜賊而折之者乎馬襄為西川漕劉軒之亂襄忙惶間親持五十兩大銀十錠以竿送下井中亂定取不可得繼募水工窮水而取水輒隨發竟失所在不復可得非遺亡而折之者乎金昱世患白癩傳至昱身已三世矣時何奎有道術能知禍福昱往問之奎曰汝家必有他人功德或供養之具亡者無依憑之作崇爾昱歸問母母曰今佛前紗窠乃園城中所得急撤起醮祭違之病果獲愈非疾病而折之者乎劉沼被命點檢蜀宮時內庫珠寶無算頗招物議及解職乃自請押綱以塞前謗無何初至新都忽遇羅今瑞遂為所殺盡劫而去非口舌而折之者乎然則折當之說孰謂為不然乎

贊曰

貪者一得 萬有餘喪 財博而出 狼籍莫狀 廉者不取 乃無盡藏 福祿傳家 舉世所上 請擇於斯 天理無妄

又枉殺人者是易刀兵而相殺也

傳曰所謂枉殺取功於時者言之不過有三一者斷獄二者用藥三者破胎斷獄不明忽至失錯非枉殺乎用藥誤謬遽至不起非枉殺乎破胎損子賊及無辜非枉殺乎殺人之罪天所不赦不有人禍必有陰誅雖曰殺人適足自殺太上所謂易刀兵而相殺此皆是也昔者趙時為無為軍教授夜夢一囚訴冤曰某不幸為祖朝枉殺死竟無歸奈何時曰祖公明習法律又處已廉謹安有枉者因曰不然某死雖非祖意然寔因其一疑遂致移獄竟以死論寃有所自非朝而誰某已訴之于天朝不久矣月餘果卒此但一疑遂成枉殺然則斷獄可不審乎婦人楊阿刺自幼貧病晚益

狼狽臨終乃自言曰我前身本一男子行醫但按本草失於詳審一日有一婦人自稱病盡不復辨其是孕遽以羌花酒下之是夕婦人及腹中二子俱斃即是我一舉而殺三人也陰司罪我受苦滿足罰受女身今已三反世世常為賤隸長困飢渴多病少安可語世人當用藥時要當以我為戒然則用藥可不謹乎婦人有顯娘子者厭多子自毒其胎者屢莫乾道戊子又孕亦復毒之以藥血遂涸下伏枕者六年臨終之日明見十數小兒前後挽掖語聲琅然一家老稚莫不皆聞良久遂卒然則破胎損子可不戒乎

贊曰

挺刃殺人 初非有異 止不帶藥

猶名為弒 伯仁之死 茂洪所致

持法不平 操刀無二 犴獄鹵莽

罪亦稱是

取非義之財者譬如漏脯救飢鴆酒止渴非不暫飽死亦及之

傳曰財非己有起心取之即不義也又有至不仁者取及死人尤不義者也昔王玄象為下邳太守民垣有一古塚曰初昇即見一女子立于其上迫而視之則遂隱玄象聞之立命發掘剖棺乃一女子年可二十姿貌如生謂玄象曰妻乃東海王女也不日當生塚中之物任君悉取惟妻此身切不可害玄象見女子臂有玉釧又復斬而取之女子哭曰此番又是死矣奈何其玄象尋亦以此伏誅為玄象者真不仁矣惜其不知太陰鍊形古來本有普趨成子死于山谷之下後五年山行者見其五臟復生以手披之於五臟間各得一枚小石知必異人因併吞之又五年有一老翁皓然白髮來至屍所其山行者所吞五石割時從口吐出飛入成子身中成子遂能起行山行者立至殞命繼遂服滅盜石故也然則塚可發乎物可劫乎

贊曰

董車盜漢 郿塢是築 曾不旋踵

太炷然腹 崇在江陵 剽劫行殺
白首東市 何有金谷 漏脯鴆酒
未足為毒

夫心起於善善雖未為而吉神已隨之或心起於惡惡雖未為而凶神已隨之

傳曰田子與隰子登臺田子悵然南望未嘗言伐木也而隰子已知其意明日盡伐向南之木曹公下雞肋之令未嘗言退師也而楊脩已知其退師大抵意有所向即是已露人尚可得而察況鬼神乎昔王文

正公旦初釋褐知臨江獄有一囚罪當死公求計出之久而未得一夕不寐至五鼓時忽然有得急趨出則吏半皆已起驚呼相向公恠而問之則曰直吏者方擊五鼓忽聞空中有聲曰起公將出矣方起整衣則公果出公默然心契因引囚出問竟為平反胡宿通判宣州有一囚獄成當死公疑之引出審問囚憚楚榜不敢言公一日正衣冠焚香堂上靜而思之俄而假寐忽夢一神告曰殺人者吳姓也公急引囚

屏左右細問因始實告某旦起之田見一人已卧街中被姓吳者目死者之婦令執某到縣久聞姓吳者與此婦甚不得其實何敢言也公命推究殺人者果吳姓也然則太上所謂心起於善善雖未為而吉神已隨之或心起於惡惡雖未為而凶神已隨之豈不然乎

贊曰

陽萌於子 猶在地中 芸生泉動

仁氣已通 陰萌於午 尚積虛空

靡草遽死 殺氣已鍾 陰陽所兆

善惡則同

其有曾行惡事後自改悔諸惡莫作眾善奉行久久必獲吉慶所謂轉禍為福也

傳曰老子曰善之與惡相去何若竊詳三復斯言大抵善惡二途初不相遠特在日用一念起處有是有不是爾儻能知此道理常切點檢則自然全體是善福德無有不增災禍無有不轉況太上明有科令許令以福削刑以德削罰乎又不聞抱朴子

之言乎子曰立功為上謝過次之以護人疾病為上功以忠孝和順仁信為本行能如此者則道合陰陽雖未拜太上亦為仙矣然則人之有過可不改乎昔阿那律於往昔世本一劫賊夜至佛寺見佛燈欲滅拔箭挑之燈忽大明威光耀目那律悚然即時捨去自此諸惡漸滅福德日增竟能得道微視第一朱徒亦一劫賊以事敗深入終南少室等山日夜懺悔真人馮君憐之授以道要修之不急凡二十八年轉入

東阮修之又一百四十七年竟能輕舉揚仲和本許州推司天聖中被差至蔡州鞠獄以枉斷公事為北極繳奏將受重罰仲和悔懼立捨吏役誓修百善以贖前過每遇往來僧道貧乏道人鰥寡孤獨死喪疾急無不拯卹如是數年家道一空甚至無以自給止有一子亦復賣與他人朝夕惟奉真武真君香火未嘗少怠竟以勇於改過為真君憐憫化為道人授以十二真君靈籤俾之養道繼蒙東嶽收錄補為麻溪

注祿主簿朝廷追封悟本真人吳睦亦一縣吏以枉刻人民為民所訴睦懼避罪遠入深山忽遇真人孫君為之誦經講道談論禍福睦即心開盡出平生所為不善之罪搏頰懺悔竟蒙真君授以道要亦得上昇然則太上所謂轉禍為福豈不然乎

贊曰

悔而作善 聖經錄奏 變夷用夏

褒筆書麟 念狂作聖 觀過知仁

六陰盡剝 一炁為春 吾觀其復

君子若人

故吉人語善視善行善一日有三善三年天必降之福凶人語惡視惡行惡一日有三惡三年天必降之禍胡不勉而行之

傳曰伯夷目不視惡色韓昌黎一視而同仁視善也燕肅公一言而天下奏讞不死呂文靖一言而天下不稅農器語善也高柴仁及草木黃芻枯澤及飛禽行善也必欲三者皆善在我日用而已夫復何難陳舉曰為善者必享福報積陰德者子孫必

昌不殄天物不肆淫盜不毀正教善事也
 救死扶傷急人患難無縱隱賊陰德也不
 作善事不積陰德則惡趣無所不入昔李
 先玄精勤求道積有年矣一日於少室山
 遇一異人明告之曰爾今求道惟當提拔
 世人耶惟當只了自己耶若只自為一身
 神仙不取然則為善固佳又須提拔世人
 提拔當如何開示悟入是也妙法蓮華經
 要亦盡在開示
 悟入四字也

贊曰

太上立言 至正大公 金科玉條
 訓迪愚蒙 厥有深旨 見諸篇終
 舍爾舊惡 開其新功 一念逆返
 萬善畢通 仁哉妙造 生生無窮
 太上感應篇卷之三十一

太上老君中經卷上

退

第一神仙

上上太一者道之父也天地之先也乃在九
 天之上太清之中八冥之外細微之內吾不
 知其名也元炁是耳其神人頭鳥身狀如雄
 鷄鳳凰五色珠衣玄黃正在兆頭上去兆身
 九尺常在紫雲之中華蓋之下住兆見之言
 曰上上太一道君曾孫小兆王甲潔志好道
 願得長生

第二神仙

无極太上元君者道君也一身九頭或化為
 九人皆衣五色珠衣冠九德之冠上上太一
 之子也非其子也元炁自然耳正在兆頭上
 紫雲之中華蓋之下住兆見之言曰皇天上
 帝太上道君曾孫小兆王甲好道願得長生
 養我育我保我護我毒蟲猛獸見我皆蟄伏
 合其所為之成所求之得太清鄉虛无里姓
 朱恩名光字帝卿乃在太微勾陳之內一星
 是也號曰天皇大帝耀魄實兆常念之勿忘
 也人亦有之常存之眉間通於泥丸赤上與

天連

第三神仙

東王父者青陽之元炁也萬神之先也衣五
 色珠衣冠三縫一云三縫之冠上有太清雲
 曜五色治於東方下在蓬萊山姓无為字君
 解一云君解人亦有之在頭上頂巔左有王
 子喬右有赤松子治在左目中戲在頭上其
 精氣上為日名曰伏羲太清鄉東明里西王
 母字偃昌在日為日月左目為日右目為月
 目中童子字英明王父在左目王母在右目

第四神仙

童子中央兩目等也兆欲修真當念東王
 父西王母正在頭上有三人並立乃合日月
 精光下念紫房太一絳官黃庭太淵丹田行
 其真氣五周施于腹中復行氣十二周施于
 一身中道畢即止朱雀開門關門兩乳是也
 左乳曰君阿右乳曰翁仲當兩乳下有玉闕
 天狗天鷄在其上主晨夜鳴吠
 西王母者太陰之元炁也姓自然字君思下
 治崑崙之山金城九重雲氣五色萬丈之巔